



儒學的

人文精神



王邦雄

一、前言

儒學的人文精神，當然是從它本身的義理系統顯發出來。不過，我們把孔孟儒學與諸子百家的思想做一比較，就可以突出儒家所特有的人文精神。我們再把中國儒學與印度佛學、西方基督教義做一比較，更可以突顯人文精神是中國儒學所獨有的特質。

二、儒學的人文精神

(一)、游於藝

人文與自然是相對的觀念。所謂的文化，就是人文化成自然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文是人文，質是自然，人文教化加在自然材質之上，才能化成彬彬之美，與君

子之善。

再說，文是什麼？孔子說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詩、書、禮、樂都是人文的活動，可以興發心志，挺立人格，化成生命。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散開的說是文，總提的說是禮。所謂的「游於藝」，藝就是詩書禮樂，游是無心自得，有心就不能產生情意美感，不能進入藝術的化境。人文活動在藝術心靈的優游自得中展開，而背後的動源則是仁心的自覺。

(二)、依於仁

孔子反省周文禮樂，云：「人而不仁如禮何，人而不仁如樂何！」又說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，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！」禮樂是人文活動，內在的源頭是人的仁心。

由此，吾人探討儒學的人文精神，最根源性的發動在人的價

值自覺。此與神本、物本的價值體系迥然不同。西方中古，把價值的根源定在上帝，是謂神本，西方近代爲了反抗上帝，又把價值的根源定在俗世功利，是謂物本。儒家的人文，在神本、物本間突顯了他獨具的性格。

所謂的「志於道，據於德」，人生的道路通過德行而開出，儒家的道德，是仁心的自覺顯發。「依於仁」，是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，仁心一念自覺就可以當下呈現，因爲當下呈現，所以可以當機指點，而當機指點就在人文化成中進行，孔夫子就由此說「游於藝」。

道德既是發自人性的本有，是人心的創造活動，故既是道德，又是自由，仁心自我立法，又自我遵行，生命的自由與道德的規範並不衝突。儒學的人文精神，就在道德與自由的合一。

(三)、下學而上達

當然，西方近世的文藝復興，也號稱人文主義，實則西方近世所重視的人，是專就人的天賦人權，與人的天生材能說，他們把文化的重心從對「神」的信仰轉移到「人」生命本身的開發，而所謂的「人」，是與「神」對立的人，如是，「人」下降爲「物」，仍是物本，而非人文。

故此一人文主義，可以開出民主與科技，人權與材能可以得肯定與伸展，人的精神卻反而空虛，儒學所謂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」，人的生命沒有天，人就下落而爲物，司馬遷說「究天人之際」，不說天人，就成人物了。孔子說：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孟子說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其知天矣。」人的心性通極於天，人的生命永遠向天道天理開放。

由是而言，儒學的人文精神，不僅落在「仁」心的內在說，也當從下學而上達於「天」的超越說。這一人文精神的極致，就在天人合一的修養境界。

三、力闢楊墨與力闢佛老

在中國文化傳統，孟子力闢楊墨，宋明儒力闢佛老，凡此皆發自儒學人文精神的價值批判。

孔子面對當時的隱者人物，就說了一句自家立場的話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鳥獸的世界在自然天地，人的世界在人文社會，人文社會或許有不盡合理之處，不過人還是當活在人間，不能逃向山林田野，與鳥獸混同群居啊！

孟子的時代，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」，楊朱爲我，墨翟兼愛，爲我是退出天下，回歸自我，兼愛是犧牲自我，投入天下。問題是，假如沒有道德本心做爲精神支柱的話，回歸自我無異是自我放逐，投入天下也不啻是天涯流浪，前者的生命不免在荒涼中沈落，後者的生命猶恐在悲苦中迷失。所以孟子要以心知言，以心養氣，知言才能判定天下的是非，養氣才能提住自我的生命，吾心知言，投入天下而不迷失，吾心養氣，回歸自我而不沈落。「逃墨必歸於楊」，擔當天下而承受挫折，只好逃回自我但求清靜，問題是，清靜之餘長伴吾人的將是寂寞貧乏的歲月。人生在世，僅能活在天下，或活在自我，總不能自我與天下同歸失落，倘若失去生命存在的精神空間，那人生將如何活下去？知言所以知天下，養氣所以養自我，天下自我同歸於善，就不必一如墨家爲了兼愛天下而割捨自我，也不必一如楊朱爲了回歸自我而割捨天下。如是，在人文修養與仁政化成之下，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」，生命內在真誠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萬物的存在之理，皆備於我身，人生至此也就圓滿無憾了。

孟子力闢楊墨，因爲楊朱爲我，是無君，墨氏兼愛，是無父，無父不仁，無君不義，不仁不義，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質就不見了。不知有父，不知有君，人就從人間倒退，回到鳥獸的野蠻世界了。

宋明儒家力闢佛老，一者站在人之所以爲人的立場說，老子

的虛靜明照，與佛家的般若觀空，都在觀照生命的真實，破除心知的執著與情識的陷溺，無心是自然，觀空是實相，取消人爲造作就是回歸自然，如其所如就是眞如實相，兩家僅能化解人生的牽引流落與無常苦痛，虛靜心與般若智都是虛用，而不是實理，不能湧現仁義禮智的內涵，不能有道德的創造，不能有生生不已的開展，人的價值挺立不起。

二者站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的分位說，由魏晉玄理清談，到隋唐佛門禪定，是救不了家國天下，也擔負不了歷史文化，面對人心敗壞山河殘破，文化解體價值混亂的唐末亂局，宋儒的問題是如何收拾舊山河，而朝儒學之天闕。佛老否定世界而不能肯定世界，觀賞人生而不能開發人生，僅顯消極的超離解脫，而未有積極的參與擔當。最能顯現儒學的人文精神，在從內聖修養開外王事業，佛老自有其明心見性與心齋坐忘的主體修證，亦有其普渡衆生與無爲而治的救世功德，然涅槃在煩惱的寂滅，自然在心知的虛靜，未有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文化成，與中庸成己成物的價值創建。

四、當代的返本開新

當代中國，在西潮東漸的壓迫下，不僅國家的獨立主權盡失，且國族文化的傳統亦瀕臨崩潰。「全盤西化」的激情狂熱，竟導致非理性的救國運動，「打倒孔家店」成爲必然的結論。崇洋之餘，馬列主義遂得以入主中國。西方由中世的神本，轉爲近世的物本，在「神本」的價值觀裡人只看上帝，在「物本」的價值觀裡人回過頭來看自己。雖說是人的解放，然發展的是人的自然才能，肯定的是人的天賦人權，故開出科技與民主。追求幸福是整個時代的呼聲，而其基底卻是感性文化，是形而下的，由科技而開出工業革命與商業文明，由民主而有中產階級的興起，資本主義遂壟斷了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，馬列主義應運而起，講階級鬥爭，經濟上打倒資本主義，政治上走向無產階級專政，是爲第

四階段的新民主。加上歐美帝國主義的航海殖民，迫害亞非及中南美洲國家，故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，在經濟與政治的對抗資本主義之外，在國際情勢上，要結合亞非及中南美洲國家，與歐美帝國主義絕裂。如是，馬列主義雖講人民，實則把人民當工具，人民只爲麪包而存活，不平等當然可以爭，不過造成新階級，就有了新的不平等，如今馬列主義成了中共的包袱，四個現代化獨缺第五個，沒有民主，光講科技是不可能現代化的，沒有政治的自由，學術的獨立是空中樓閣。

更根本的一點是馬列主義沒有中國文化的傳統，如何可以成爲中國政治社會的最高指導原則？從五四的打倒孔家店，到馬列主義的入主中國，是中國文化傳統逐步失落的過程。中國文化在今天，要返本開新，返儒學之本，開現代化之新。儒學之本在人文精神，人文不是神本，也不是物本，然立人極，通天道，人文精神可以化解現代化的物化危機，也可以實現人活在人世間的價值尊嚴。

五、結論

中國文化的主流在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的特質在人文精神。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的命脈，孟子力闢楊墨，宋明儒力闢佛老，與當代力闢馬列，正是這一人文精神的通貫。人文不同於神本與物本的兩極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，爲了肯定人的地位，要反抗上帝，此造成天人的破裂，遂由神本而掉落物本，中國儒家的入文，天人合一，立人極而通天道，不會墮入俗世功利的浪潮中，人的生命永遠向天道天理的無限性開放，人文化成自然，不會成爲自然主義材質主義的感性文化，而貞定了人性的尊嚴，提升了人性的價值。